

存想书屋论稿

哲学与科学的结构关系

• 蔡禹僧 著

新华出版社

ISBN 978-7-5011-8180-3

9 787501 181803 >

定价：88.00元

哲学与科学的结构关系

• 蔡禹僧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与科学的结构关系 / 蔡禹僧著.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011-8180-3

I . 哲 … II . 蔡 … III . 科学哲学 - 研究 IV . 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7256 号

哲学与科学的结构关系

作 者: 蔡禹僧

策划编辑: 孟通

责任编辑: 孟通

封面设计: 陶智

装帧设计: 北京兰卡绘世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兴源印刷厂

开 本: 788*1091 1/16

印 张: 61

字 数: 8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180-3

定 价: 88.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编辑部电话: (010) 63074109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16) 8962797



蔡禹僧先生 2006 年 10 月在母校华北电力大学图书馆门前
向师生发表讲演

目 录

| | |
|-----------|-----|
| 序 言 | (1) |
| 导 论 | (2) |

第一篇 形而上学之科学化与分析哲学去形而 上学之科学化的两种尝试及其失败

| | |
|-----------|------|
| 综 述 | (42) |
|-----------|------|

第一章 形而上学之科学化企图的破灭

| | |
|--|-------|
| 第一节 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证明笛卡尔哲学 | (76) |
| 第二节 康德对未来形而上学科学化之期盼的悖谬 | (90) |
| 第三节 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历史哲学 | (191) |
| 第四节 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 | (240) |
| 第五节 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主义暨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康德梦想的继续 | (290) |

第二章 现代哲学之科学化企图的破灭

| | |
|---|-------|
| 第一节 现代科学所排斥的三个独断论教条 | (332) |
| 第二节 对罗素的反驳:实在=逻辑=数学? | (338) |
| 第三节 对维特根斯坦的反驳:没有不可说的事物,但可说的都不能绝对地说清楚; 形式逻辑的基础是悖论 | (355) |
| 第四节 “严密逻辑的形式语言”去形而上学化的尝试及失败 | (379) |

第二篇 哲学与科学的结构关系

| | |
|-----------|-------|
| 综 述 | (393) |
|-----------|-------|

第一章 共生性与分立性——“形”与“形而上”的结构与边界

| | |
|---|-------|
| 第一节 形而上学的先在性 | (406) |
| 第二节 从宇宙论分析 | |
| ——可能的与不可能的、可知的与不可知的 | (467) |
| 第三节 形而上学与科学暨心与物是否具同一性本原? | (489) |
| 第四节 心灵逻辑 | (502) |
| 第五节 不存在把数理逻辑与心灵逻辑统一为形式逻辑语言的可能 ——理想国悖论:自由作为必然 | (565) |
| 第六节 从宇宙论和生存论分析:什么是有意义的陈述? | (592) |

第二章 多重世界

| | |
|--|-------|
| 第一节 毕达哥拉斯情结 | (610) |
| 第二节 从决定论到非决定论——思维对随机、因果、自由之理解的发展 | (623) |
| 第三节 精神世界对自然世界的超越 | (710) |
| 第四节 创造性思维不能形式逻辑化——的宇宙论基础 | (752) |
| 第五节 杀婴悖论对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证伪 | (833) |
| 第六节 历史理性 | (853) |
| 附论:一、中国玄学为何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 | (922) |
| 二、科学的凯旋与反进步主义的意义 | (949) |

序 言

十年前当我读到胡塞尔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就打算写本和他相反题目的书，之后断断续续地写，直到今年才算完成。

哲学是最适合喜欢玄想人的职业，因为它不是职业；对我来说，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不受任何人限制地自由思想更快乐的事了。当我在公园里漫步，随手写下我想到的句子，这是我生活中美好的时光。上天借我父母的躯体把我的灵魂送到世界上，让我有几十年健康岁月尽情地打量和思考世界，想到此内心欣慰，充满感激。

人们在世界上只能留下很少的痕迹；即使地球表面历史悠久的痕迹，也将被时间抹去，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宇宙也是如此，如果它是“无—有一无”的循环的话。不过问题还有另一面，在我们的宇宙，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在我之前，世界上没有出现过我，在我之后，也不会再有一个我再来，我是宇宙中唯一的。

我得到了老同学和家人的无私帮助，他们的帮助并不仅于物质上的。即使我的书只有一个读者，我愿意让他知道我对他们的谢意是由衷的。

作者 2006年12月25日于北京

导 论

— 1 —

科学不是先验正确的真理，而是不断地接受思维与经验检验的逻辑系统。这个立论建立在对与此相反的观念的批评之上。这些相反的观念是：确信世界的物质性（生物世界、精神世界、社会世界都可还原为物质物的物理解释）；确信世界的无限性（时间没有开始、空间没有边界的反杜林论的自然辩证法）；确信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康托尔时空无限连续统公理）；确信自然事件因果关系（完全决定论）的客观必然性（否认休谟怀疑主义是真问题）；确信某个先知已经发现了人类走向必然王国的道路（历史主义决定论）。——这些观念都似乎是在批判基督教上帝观念的中世纪残余以后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先验真理。

如果说人类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曾殚精竭虑，那么人们对上述观念却不假思索地认为是“科学的”真理而不证自明。人们往往忽视了——尽管科学并不能证明所有的命题，但科学应该对任何不证自明的观念采取怀疑态度；科学体系并不能否定自己之中的“确信”性、非证明性公理的重要性，但也正因此科学系统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我的分析将表明，上述“先天综合判断”都不过是康德式的梦想。

某些观念被“科学的”的定语修饰后给予人类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科学的”修饰词已经使“科学”在许多日常语境中成了形容词。我们曾经听到，抽象概念不是远离真理而是接近真理——这话也许不错，接下来却是——只要科学地抽象出的概念。“科学地”作为状语使作为动词的“抽象”似乎就有了区别于非科学的意义，按此逻辑，抽象出的结果就理所当然地都是“科学”。从发生语言学的意义上说，人类创造语言是以专名特称概念（对应具体物象的名词）为起始的，而一般概念或类概念的产生已经超越了在时空中有其对象的特称概念（专名）。人类在形成原子、物体、数概念之时还不懂得科学是什么，但已经在进行“科学的抽象”了，科学并不是一下子在精神世界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从观念的演化而论，说“世界是神创造的”并不与科学无关，因为在人类远古时代，说出这个判断的人并不比哥白尼更少伟大；给世界一个概念解释，无论这个概念是什么，都是很了不起的创造，因为这足以说明人类作为精神者已经开始了对世界的解释。“科学地抽象”是科学发展的理性概念中生成一分化出知性概念的必要环节，我们可以说一切原因概念都是从“神”这个概念发源来的。随着人类知识逐渐从生活常识过渡到系统知识，“科学地抽象”变成了更为自觉的行为，而概念系统也就变得愈

加复杂，若问：天为什么下雨？你就不能再用“神”来回答说：是神在哭泣；神在哭泣——一般只在文学中出现，而科学文本需要更具体的解释，下雨一般用云、冷热气流作用等概念来解释。一般说来在科学发达的现代，什么是“科学地抽象”并不能预知，否则作为空间介质的以太概念就根本不会产生。所以“科学地”并不是魔法师，一经其修饰则后面的概念就立即变成了科学，比如我们一般不会同意这样的词组如“科学的算命”、“科学的占星术”、“科学的鬼魂学”等。但明显的胡说是容易发现的，而不明显的胡说就不容易发现，胡说者一般都是把明显的胡说包装为不明显的胡说。人们可以真诚地说“神知道一切真相”，这并没有错，他只是假设有一个超自然的精神者，而他的意思中还包含着“我不知道神知道的一切真相”；而在科学时代，人类为了使自己的话语显得更有科学意味，就说“历史是遵循科学规律的”，如果停留在这句话，那么这个命题与“神知道一切真相”有一样多的命意，也不算错，因这里“科学规律”只不过是把“科学”暗转为理念，和“神”的意义并没有区别，只要暗含“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科学规律是什么”就并不违反理性形而上学。但接下来，若有人说“历史是遵循科学规律的，我知道这个科学规律是什么”，这里就包含了不明显的胡说了，这个不明显的胡说是这样的类比：牛顿之前就存在天体运动规律，这个规律被牛顿发现了；历史也存在科学规律，这个规律被历史科学家发现了。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不明显的胡说揭露为明显的胡说。为什么“天体规律被牛顿发现”是真理，而说“历史存在规律被某人发现”却是胡说呢？这里面有大文章，而本书就是关于把这些不明显的胡说揭露为明显的胡说的大文章；当然并不仅于此。

我们知道，平行线被一直线切割则同位角相等，因此可以说“平行线被直线切割决定了同位角相等”；斯宾诺莎接着说，人的脚指头运动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他的意思是“意志决定了脚指头的运动”，因此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没有什么是不被决定了的东西，宇宙全部历史当然也如此；既然一切都是被决定的，人类哲学与科学的任务就是把那决定论关系，像找到——平行线被一直线切割则同位角相等——那样，在任何领域中找到。人类的语言有时使用同样的词来表达不同的关系，语言具有某种模糊性，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也就未必全知道自己用同样的词语表达了不同的意思，比如斯宾诺莎就不理解“平行线被直线切割决定了同位角相等”与“意志决定了脚指头的运动”之间同样词语“决定了”的不同意义。其实这也是困扰许多哲学家的问题，康德也是忽而明白忽而模糊，当他说“自由与必然”存在二律背反的时候，他是明白的；当他说，历史学将有自己的牛顿时，他是模糊的。如果把宇宙历史比作上

帝的脚指头运动，知道历史的“被上帝意志决定”就不是牛顿的天才所能胜任的，他必须有钻到上帝的心眼里的本领，这只有把自己变成上帝才行。可是在钻到上帝的心眼里之前，需要做一个实验——你有钻到你之外他人的心眼里去的本领吗！^①

斯宾诺莎与康德这样天才的哲学家都可能忽视某些最基本的问题，人们不假思索的误解可谓比比皆是，如上面“科学地抽象不是远离真理而是接近真理，只要进行科学的抽象”可谓是循环论胡说。我们中国的科学理性不发达，从我们本土没有产生出系统科学，这使中国人精神中普遍缺乏逻辑因子，我们能够从许多人思维中分析出他们不求甚解的循环思维，他们不知道也不愿究竟历史运动与物理运动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差别，而满足于“一切都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命题的反题“并非一切都是有规律的，并非一切都是可被认识的”。

哲学家著作中的科学主义是以科学时代诸众的科学主义心理为基础的，诸众的科学主义心理似乎是科学时代必然带来的副产品。于是“科学的”作为单调的形容词在一般语汇中越来越失去了衡量标准，科学的概念总是科学地反映了真理——同意反复尽管总是貌似正确，却并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概念系统才当得起“科学的”荣誉。是否你把某种思想体系命名为“科学的”真理它就真得成为科学真理了呢？“科学的”作为一种外在的赞美的形容词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语汇，这实际是哲学上的主观主义的反映，即信心（光明感、去蔽感）就可以使思想成为“科学的”真理，任何理论一经“科学的”修饰仿佛就被点石成金，因此连星象家也可以有“科学的未来学”了，这鼓起了哲学家获得“科学的”理论的勇气——“科学的真理体系，只能是真理存在的目的。出一把力气，使哲学接近科学的模样，终于能够丢掉爱智的称号，成为真正的知识……^②”。古希腊人对哲学的“爱智”品性的质朴观念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丢掉，代之而来的是——哲学能够通过对概念的辩证论演绎获得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的”知识。“科学的”既然没有检验的标准，对于信心十足的真理拥有者哲学家来说，信心就是拥有真理的根据，或者说只要主观上确信把它当作真理就是真理，从自信某种与存在相同一的概念出发，真理就自然地呈现在你面前。“只能有一个哲学是真的，但由于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的哲学，所以其余的哲学都只能是错误的，但每一种哲学都确认，保证它自身是那唯一正确的哲学。^③”——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里所讽刺的对象正好是他自己的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的自负。之后的后黑格尔主义所谓将倒立的黑格尔辩证法翻转过来的哲学，

^① 黑格尔的这段在《精神现象学》序言里的话有不同的译文。这里的译文是来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61页。与贺麟、王玖兴的译文略有差异。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2页。

自信是真理的唯一拥有者，其他的哲学要么是庸俗的要么是错误的和荒谬的，它的出现足以达到即使烧毁世界上所有的图书馆非但不会带来丝毫的损失而且会使这种史无前例的伟大科学真理掌握更多的人群，因此将给世界带来数不尽的福祉。

但是，送葬人脚步的咚咚声已经越来越近，“那双把你抬出去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了！”——黑格尔引用《圣经》的话正好可用在后黑格尔主义和他们的信徒身上。

后黑格尔主义认为，真理是实践问题而不是思维的逻辑问题——导致了近代思想中的庸俗的诡辩论。既然不是所有概念在时空中都有自己的对象，所谓实践的检验对于理念论的验证就采取群氓主义。所谓群氓主义是通过强力霸权对先验真理的灌输造成诸众思维的先入为主，这种先入为主的思维并不是分析性的思维，而是鼓动拒绝分析的反科学的科学宗教——所谓唯物论的“科学信仰”；反过来又以此“科学信仰”掌握诸众人数之巨来“证明”灌输真理的正确性。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真理的逻辑符合论异化为多数人实践所证实之诡辩论日益荒诞——你看，大家都如此体验到了真理性，如果不是真理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如此确信呢，这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所以最科学。当一般的泛泛而论“既然我们的图纸使机器运转起来，说明我们的思维驾驭了自然力，怀疑论倒台了，任何一个体验了机器动力的人都不怀疑我们达到了真理”过渡到公共体验论，逻辑被“实践”取代，并且实践从康德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自我价值判断的道德论变成生产和劳动的行为主体论。有一个例子就足够反驳这种肤浅的哲学了，生产和劳动的实践是无论如何也检验不出欧几里德—牛顿时空观的错误的，经验不单是被动的接受也是主动的对现象世界的考问，只有在这种考问基础上，知性才能发挥自己对判断的联结，知识才能增长。

真理是人类的真理，所以肯定不是与人类普遍心理无关，比如人类关于正义和善的行为的共识取决于人类的先天性体认，而不能追溯其逻辑性本原。但这种心理共识性极容易被僭越，因为既然任何人类行为的判断都取决于诸众具体的心理评判，“真理”意义的多向度使某些意识形态表明自己真理的“唯一性”成为可能，“真理”既然并非总是证明得来的而是诸众心理确认的产物，不妨主动地造成引导诸众的心理，使他们不是通过推理而是“天然地”“直觉”到“真理”的真理性，这首先需要一种引发崇拜的、白日梦的感性心理，使得想象僭越理性。于是某种超越知性的近似迷梦的心理狂热基础上的“逻辑”反过来炫耀自己的“真理性”在于顺应了诸众的需要，当然也就是顺应了历史的趋势。比如一些“伟大真理”要求诸众在“社会实践”中召唤只要消灭人类其中的一小批就能使世界非常纯洁以至可称为哲人王的理想国，从而一劳永逸地杜绝人类社会所有罪恶的发生，“消灭一小批人类寄生虫”的血腥也就被

视作绝对善和绝对真理，绝对真理需要诸众，因为真理的真理性取决于诸众的信心。哲学上的诡辩在人类近代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一种哲学的霸权主义运动——真理就是使人相信，或者说只要信的人多，那么被信的思想体系就成为真理了，当然也就是科学了，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使多的人群信以为真。于是真理的“实践的”体验的光明感、去蔽感便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其实所谓“诸众的体验”当体验不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立场而是对某种强势的话语霸权者所宣扬的“科学的真理”无休止重复的认同的时候，体验也就完全失真了，民主在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也就异化为对某种强大权势话语的谄媚。承认永恒的和绝对真理的彼岸性是形而上学的伟大命题，但如果将这个命题进行彼岸到此岸的“科学”转换——永恒的或绝对的真理已经通过某个天才的人类中的优秀大脑变成了现实中的“理论武器”，则不仅虚妄，而且会产生罪恶。任何存在于现世的绝对真理的喧嚣——人类已经出现了终极的价值裁判官，如通过某种基于财富的诸众阶层划分与争斗的分析法获得“科学的”全观人类历史与现实的秘诀，都是白日梦心理意识的产物。我们在海德格尔所谓本真存在的独断论中看出纳粹极端主义对乌托邦极权主义的模仿，在所有生活方式中存在着最本真的生活方式，是通向终极理想的必由之路，——后黑格尔主义历史必然规律的历史预言家哲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在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必须认识到，真理是理性对自己的理念的理想概念，或曰是一种指称的悬设，确信存在物自体和确信存在绝对真理（或曰上帝、永恒真理）并不妨碍科学，也不妨害怀疑主义，实际上科学与怀疑主义都是从理念论中分娩出来的，形而上学观念（理念论）既不能科学化也不能从我们精神中祛除，理念论不同于经验论，但理念论对科学经验论的促进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形而上学理念论和科学理论同时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中。没有什么如二者离得这样近，又离得这样远。所谓近，是因二者相互关联；所谓远，是因二者不能逻辑通达。形而上学理念都是彼岸的东西，彼岸的东西是不可知的同义词。以为我们的知识系统可以完全消灭彼岸观念或使彼岸观念化为此岸观念则总是导致荒谬，当然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冥河”历史地看又不是固定的，随着人类经验概念（即此岸概念）的扩张，“冥河”向彼岸世界退却着游移，但由于彼岸世界的无限辽阔，此岸世界希望有一天宣布全部世界已为经验概念囊括就是痴心妄想。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或者认为自在之物可知是人类中心主义把自己的主观作为完全客观的全观的误解，人类固然是宇宙最杰出的被造之物，但他毕竟不是造物者，他永远不能跨越此岸与彼岸、超时空地全观一切而把一切存在者和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以彻底明晰的意义表达在关于存在者概念的谓词中；如果我们可以用“无限”表征什么东西的话，那么此岸与彼岸的距离是无限，也

就是说，我们与上帝的距离、与自在之物以及与关于自在之物的永恒真理的距离是无限的。所以当某人说绝对真理存在的时候并不是错误，只有他认为绝对真理可以被某先知思维所掌握才是错误；如果某人说绝对真理不存在也不一定是错误，只要他所指的绝对真理是人间的、某些人宣称科学真理的文本。绝对真理存在于彼岸而不存在于此岸，存在于此岸的“真理”都不是绝对地真，我们对于彼岸绝对真理存在的确认是源于信仰，这个信仰对我们此岸的道德建设不可或缺，我们自身作为精神存在的被造性一再地使我们的心灵指向那个彼岸的最高的精神者，确信其存在，否则我们每个人“被抛入”世界并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原因和实践原则就缺乏根据。

辩证法不是形而上学的对立者；而是——辩证法属于形而上学。因此任何以科学名义命名的辩证法都不是科学，把辩证法形而上学等同于科学是科学主义的形式之一，是导致近代哲学上的诡辩论的始因。如果满足辩证法我们就容易发现我们已经获得了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真理——你可以对任何现象做出“完美”的解释，“完美”的意义是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出现什么重大的事件都不影响辩证法的真理性，只要善于辞令则一切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物都可以被解释为——符合辩证法真理，辩证法真理不限制任何条件，或者说它的应用条件是无论什么条件都允许——无条件。叔本华能够“完美”地解释一切的修辞本领叫做江湖骗术，江湖骗术总是比科学更具有“明证性”——把历史中发生的和将发生的一切都是对“绝对精神实现自我”的历史必然律的“验证”。在自然科学中，无条件的必然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叔本华的激愤是可以理解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成果本来与江湖骗术无关，然当黑格尔说——他自己发明的辩证法科学是比自然科学更高级的科学真理！——的时候，江湖骗术已见端倪；而后黑格尔主义鼓动人群运用辩证法科学来实现绝对精神的命定律的时候，对大众来说就具有“大规模江湖骗术”的性质。“大规模江湖骗术”的特点在于其“大规模”，区别于历史悠久的、甚至说在人类社会中一种很有趣味的人文现象——个别算命先生的小规模江湖骗术。

在被鼓噪起狂热的愚昧热情的人群面前，“大规模江湖骗术”比科学的小心翼翼显然更像真理，也就对诸众更具吸引力。科学固然最终总是赢得更多的人相信，但以鹦鹉主义的“科学的”形容词的反复聒噪和赞美某种观念从而使其被许多人一时信以为真的却不可能是科学，以科学的名义使非科学和伪科学喧嚣一时是廿世纪特有的荒诞风景。把掌握人群的能力当作科学作为科学的根据，反过来又通过掌握人群的众多来说明思想具有多的真理性，——这使我们记得耶稣对鬼的发问，以及鬼的回答——有一种鬼叫群，就是多的意思。这种哲学的霸权主义本来不应该成为严肃哲学讨论的

对象，但考虑到它曾声势浩大地反对康德意义的不可知论，所以必须首先加以注意。借用我家乡的神话，对于钟馗来说，他必须首先把那个半夜闯进人类卧室的叫群的鬼抓住头颅，拽着它的头发、指着它的牙齿说——你这个丑陋的东西，你吓唬错了对象，看看我是谁！快滚到坟墓里去！别让我再见到你！哲学的霸权主义已经逐渐失去了势力，我们对于什么是科学的追问显然应该清理去那些纷乱的观念，人类近代历史中许多貌似真理的“科学”像魔鬼附体的猪群一样已经掉进了悬崖下的海里。

康德认为辩证理念论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二律背反是理性的幻象，因此批判哲学的辩证论就是分析辩证幻象的根源。但黑格尔辩证法似乎是纠正了康德的偏颇，辩证法就是关于绝对精神如何以矛盾运动展开为整个宇宙历史的科学。黑格尔的这种辩证法思想不仅延续了人类历史中古典辩证法，还延续了形而上学决定论——上帝是全部宇宙人生的制定者，当然也是知悉者、决定者；与上帝决定论所不同的是，“辩证法科学”已经通神——与神明交通了信息——达到了人间——进入了黑格尔的书里；他的“科学真理”迎合了牛顿时代以后人类对奇迹的隐秘渴望——科学真理应囊括全宇宙。是否可能——冥冥中存有自在真理，一旦有人掌握进入的法门就能彻底地懂得宇宙人生的全部奥秘——上帝即我、我即上帝了呢？那些肯定的回答者是太不自量力了。

如果宇宙历史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写在人间的“科学”文本里，那么宇宙就是一个有运动而无变化的静止世界；黑格尔“历史科学”的比喻是，既然一粒种子内部的信息完全包含了它长成大树的全部可能性，那么大树所在的类的进化也如种子长成树一样其道路被包含在类的种子中。这个比喻看起来不错，却是以树概念偷换了树的类概念，包含树类的进化的“种子”并不存在，起码人类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如果是柏拉图的理念，那么这个理念就没有对象；如果说“树类的种子包含其长成树的全部信息”是科学判断，你应该能回答这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不能回答，那么依然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而不是科学经验论。实际上，如果树的种子包含它长成树的全部信息，没有丝毫差别，那么树的进化就不可能发生，进化之所以能发生就是因为树超越了它所萌发于种子的信息，把这种超越累积起来，可以说，现在的树都远远超越了原始树的种子所包含的信息。

柏拉图的理念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区别是，柏拉图理念所包含的可能性不能被先在地知道，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已经被先在地表达，世界历史只不过自己跑来把黑格尔预知的绝对精神的发展的必然律演示了一遍。一切偶然性都体现了必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显示自己。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否定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分立性，偶然性成为必然性的工具，绝对精神展开为现实的世界以绝对精神预设的道

路进行，因此绝对真理已经通过黑格尔辩证法完成。“没有什么比物自体更好认识的了”——绝对精神所展开的现象世界就是本体的世界，关于绝对精神运动的科学就是本体论的科学；世界的一切发展的可能性不仅都包含在绝对精神中，而且可以被人类中的先知（黑格尔）所知。

黑格尔的这种“精神科学”是康德所批判的——知性试图对理性的僭越，是理念论混同于知识论的典型；也是对上帝创造性的否定。宇宙如果是被人类所知的科学所决定的，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信息是新的。任何变化都已经在宇宙种子（绝对精神）中被命定了，——形而上学决定论是理性形而上学所允许的。但是，认为这种命定律已经写在某人的文本里——则理性形而上学决定论就不再是上帝决定论而成了“科学决定论”；他的“科学”里究竟写了什么呢？是想当然的辞藻。“历史辩证法科学”全部特征就是理念论者假科学经验论之名的胆量——先知已经作为上帝的秘书预告了人类发展的必然道路，在诸众听起来，这种“历史必然律”的发现要比牛顿的发现伟大得多。如此，绝对精神如何展开自己已经被记录为黑格尔的辩证法科学的妄念使人类的自大主义通过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后黑格尔哲学集中地表现出来——未来人类历史存在一条通向理想国的必由之路的发现说明我们可以不仅为我们自己而且可以为千秋万代的后人规划历史。黑格尔说自己发现了绝对精神的运动总是以人类的贪欲为手段来推动，后黑格尔主义则干脆说历史规律的实现就是以人作为手段，——这颠覆了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价值判断，历史规律的科学已经不是人的科学，而是神的科学——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让人类充当雇佣军。——这当然是假冒神明的“科学先知”的“科学”，是伪科学。“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发明家为说明自己“发现”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性除了暗示他偷听了诸神的密谋外再无更多证据。哲学家既然不是摩西，把自己当作诸神密谋的唯一知情者显然是在做梦。我们在科学时代都能感觉到古代的神定论的“科学”转向，差别是古代的神的神定论只有人关于神“定”的信念，但不知神所“定”的内容；“科学的神定论”则是人（先知）宣称自己知道神所“定”的内容；其实是他冒充神，他不过是用“科学”这个词代替神定论，而不是真的把神定论还原为了形式逻辑。

于是我们听到深刻的“历史科学”，有关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的规律已经被“科学地”发现，此规律在后黑格尔主义理论中的形式是——不是绝对精神而是物质决定了世界历史前进的必然律，而且在以物质—经济条件所划分的人类不同阶层间的博弈中隐藏着历史决定论的全部奥秘，“历史的科学定律”预见了通达比柏拉图的理想国更“美好”的理想国的地上天国的道路，此道路注定了劣等阶层或种族的消亡或灭绝，因此主动地进

行暴力或恐怖作为辩证法的动力引擎是最常规的历史推进力量，只有用骷髅作酒器才能畅饮文明的玉液琼浆。

我对于科学的思考首先是从否定“历史科学”这个概念开始的，的确没有什么比“历史科学”的“普遍的科学规律”给我们生活的时代造成了如此重大的灾难的了，历史主义决定论造成的灾难总是使现代哲学家不得不流露激愤情绪，即使哲学家也在历史之内而非之外，因此超越历史加予他的切身感触而要求他纯然以一个天外来客的“宇宙公民”讨论一切问题是过于苛刻了。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避免让自己的情绪或情感影响自己理性地分析。其实我一直欲将本书写成一本平和地讨论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著作，我认为我基本做到了。我所讨论的问题关注历史，那是因为思维问题与历史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不能或不愿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哲学家，可以从容地讨论“历史科学”，而且通过“历史科学”的辩证法使他自信获得了优越于一般自然科学家的地位，黑格尔正是这样一位“科学家”。不过一个对自然科学知之不多的人对于“历史科学”却能滔滔不绝地下笔千万言而能达到“绝对真理”也并不显得过于神奇，如果不把“绝对真理”太过当真的话；因为渊博的自然科学家一旦思考历史也照样不能取得和他的科学家地位相称的成绩。历史科学概念的始作俑者不是黑格尔，而是康德。我这样说不是自相矛盾，而是事实如此。问者或曰你不是说康德对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抱着怀疑态度，他那么反对理念理想的不可证明——上帝不能通过本体论、宇宙论、自然神论获得存在的合法性，怎么说他是历史科学的始作俑者呢！历史的路径不是假设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吗？既然上帝不能被证明其存在，他怎么会认为历史科学是可能的呢？上帝不可以证明，康德是对的；但问题在于上帝存在并不是一个证明论的问题，就像“我”存在不是证明论问题，而是原始信念问题，即知识和道德基础问题；我们反对把信念当作科学，但科学与信念又非完全割断的。科学是逻辑系统，具有被经验检验的可能性，但逻辑的基础不可能是逻辑，因为逻辑是从“我”发源的，“我”无法通过逻辑来证明，上帝和世界的存在也无法以逻辑来证明。由于对牛顿力学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确信，康德没有搞清历史理性和历史主义决定论的关系，他一方面认识到历史的合目的性，另一方面他又从牛顿力学看到自然的必然性，目的性和因果必然性二者是否可以通约？康德是不清楚的，所以他就不理解历史理性的后验性、不理解物理运动和历史运动的关系、不理解牛顿描述的物理运动是宇宙历史运动中可以简化为物理运动的历史运动，以及这种可简化为物理运动的历史运动与历史运动中不能简化为物理运动的历史运动的区别，他也不理解世界多重又联系的关系，因此不能看到宇宙历